

中国文化与泰国、马来西亚华人、华侨 人口关系研究

(法)韩 林

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以及婚姻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时也受到文化价值、传统和习俗的影响。这一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这里,我将主要从文化角度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华人状况作一描述,以考察比较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

据统计,泰国现在有华人500多万,占泰国总人口将近10%。在马来西亚,差不多有35%的人口是华人。

一 马来西亚

(一) 历史和文化渊源

中国人向南方迁移并进一步向“南洋”迁移的活动可上溯到两千年前。在这以后的所有历史阶段,这种迁移趋向一直是人口与文化相伴随的运动。中国的佛教僧人法显在公元399~415年间曾到印度去取经,并沿马六甲海峡航行。

郑和,中国明代云南的穆斯林。1405~1433年间,他率领船队穿过南洋,并在马来半岛停留。而最先到达这个半岛的中国人是汪大元,1349年,这位商人来到了加努(Terangganu)。

马来亚的第一批中国移民是15世纪来的。他们成为当地的巴巴人。这些巴巴人兼有中国和马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他们同马来妇女通婚。据说,在三代以内,这些中国人就变成巴巴人了。目前,在马来亚地区的华人有250 000,而巴巴人只有1万。

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在19世纪,中国南方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离开他们的家乡,冒着生命危险,经过艰难的

航行,来到这个赤道地区寻梦。最明显的答案是人口的压力。而洪涝和饥荒又加重了人口压力。19世纪下半叶,由于自然灾害,大批人从福建和广东省迁移至“golden khersonese”。实际上,这次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爆炸,特别是19世纪,人口多与社会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1855~1970年大批广东客家人离乡出走。

1845年,在蒸汽船出现以前,中国的木船从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随着季风不断往返,单程航行一般需要两个月。

(二) 人口

下面,我将从历史的视角,试图描述马来西亚华人的状况。

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并在1963年正式建立。它包括马来半岛(一般称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劳越。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1980年,沙巴华人口为1 011 000,其中包括16%的华侨。在沙劳越,华人为1 307 600,约占总人数30%,在他们中间1/3是福建人。

应该注意到,马来社会中的华人在19和20世纪之交,其数量第一次达到占总人口30%的水平。从那时以来,半岛居民中的1/3是华人。这一重要构成从传统上看与贸易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现在60%的私人公司,被马来西亚华人所控制。

*此文是法国巴黎东南亚研究会会长韩林(Jean Barlie)提交澳门“中国文化与人口发展国际(亚太地区)学术研讨会”的文章,由纪南生翻译,译者对原文作了一些删节。

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在表1中显示出来。由表1可知,在1980年的普查中,华人为3862 000。然而只有5%的马来西亚华侨居住在东北部。虽

表1 1921~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的变化状况

年 代	1921	1931	1947	1957	1970	1980
全国总数	2 907	3 788	4 908	6 279	8 810	11 427
华人(含华侨)	856	1 285	1 885	2 334	3 154	3 862
华人所占比例(%)	30	34	38	37	36	34

然马来西亚城市众多,然而华人却是少数民族。华人唯一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城镇是乔治城。它位于槟榔屿。在这里,1970年总人口为200万,而几乎100万是华人。这个岛上华人的增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随着大桥的建成,增长速度显得更快。华人的大幅度增长与其一贯具有的艰苦工作精神有关。在1840年,该岛40 000人口中有9 700来自中国南方。1958年,58 000居民中,华人为24 000。1870年是中国移民来得最多的一年。

在第一次世纪大战前的1911年,在马来西亚3 090 000居民中,华人达1 200 000。从1870~1970年的100年中,华人人口的年增长率是2%。在1950~1960年间,华人年增长率是3%(半岛马来西亚人的年增长率为2.8%)。这种增长率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逐渐降低到2%(马来西亚人的增长率降为2.2%)。这似乎表明,马来西亚华人将试图保持它的年增长率为2%的水平。假如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根据我的统计,马来西亚的人口在2000年将达到1 800万,而在2075年将达2 700万。如果华人仍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33%,那么在2000年和2075年,将分别有600万和900华人生活在这个国家。另外,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下降也是一个事实。与马来人和印度人相比,华人使用避孕工具的比例最高。同时,华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也较这两个民族为高。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性别比上。在19世纪20年代,华人人口性别比例(男:女)是8:1;1850年11:1;1860年为3:1。这种性别比例的不正常状况一直

持续到二战结束。1911年为5:1,1931年为3:1。1957年,第一次达到1000:930的水平。在19世纪之前,当地法令不允许华人同马来妇女结婚,除非改信伊斯兰教。19世纪,巴巴人一般不娶马来姑娘。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据我统计,目前仅有2~5%的华侨是伊斯兰教徒。

华人的粗死亡率从1960年的9.5%降低到1980年的5.5%。同一时期,婴儿的死亡率由69%降低到25%。

华人社会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同城市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连。由此也使他们的一般出生率由1970年的30%下降到1980年的25%。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族中最低的。1980年,马来人口的出生率为33%。

华人医生在其同胞中享有很好的声誉。在1827年,据说有6名华人医生在马来亚城为4 000名巴巴人服务。当时,霍乱引起很高的死亡率。在赤道热带地区,需要人们有较强的免疫力。而广东人则有较强的抵抗疾病的能力,由此减少了其死亡率。

(三) 社会文化背景。

马来西亚的华人原生活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海岸线是中国沿海省份中最长的。这也可能是大量的广东人、潮州人和客家人到南洋去谋生的原因之一。19世纪许多去往马来西亚的华人被编为“澳门人”运送出去。因为澳门是广东、广西、海南和一些潮州移民转运的港口。1842年后,香港成为中国人前往马来西亚的主要港口。

华人的原籍构成如表2所示。实际上,由于调查条件所限这个分类并不很精确。但是

表2 马来西亚华人的原籍构成(1957)

地 区	人口(千人)	比例(%)
福 建	741	32
客 家	509	22
广 东	505	22
潮 州	283	12
海 南	123	5
其 它	173	7

有一点毋庸置疑,那些讲同一种方言、来自同一地域的人聚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方言团体和共同的庙宇。

在马来半岛的东北部的一个叫wellesley的地区,福建人并不象在马来西亚和沙劳越那样占绝大多数,而潮州人无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看都占优势。按照1970年普查,几乎47%的华人是潮州人(见表3)。但在近23年中,潮州人数量只是略微增加,而福建人则有明显增加。

表3 不同来源地华人比例(wellesley) (%)

地区	年份	1947	1970
潮 州		46	47
福 建		23	25
客 家		16	15
广 东		12	10
海 南		2	2
其 它		1	1

华人居住的这些地区性特征与华南地区的方言组织历史紧密相连。方言组织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家庭也是社会关键的一环。这似乎也表明,在社会变迁中,传统思想也与人口的变动相伴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重要特点是,马来社会是一个伊斯兰社会。马来西亚的华人即使不是穆斯林(有5%的华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以便适应这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社会。在斋月里,他们被迫关上窗户,在白天将所经营餐馆的门半开半掩(广东人传统上多是业

主)。但在家里,他们仍可以吃中国式饭菜。家庭是中国方言被广泛使用的地方。

中国文化提供给人们标准的生活倾向,并强调家庭的责任。这种思想表明,在现代一般核心家庭中,儒家原则是重要的。即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教育后代。

在马来西亚,创建华人自己的学校的想法出现在19世纪。1917年后,国语(即华语,译者注)被马来亚的所有公立学校采纳。到1938年,华人创办的小学有996所,中学36所。1938年有38 000名男生和14 500名女生在华人学校读书。到1982年,在马来西亚注册的华人私立学校有36 000所。而在1972年,由于教育政策的变化,注册数有所下降。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组织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特别表现在文化和教育上。这种效果在不同的人口增长上有所反映。例如,马来人和华人之间不同的粗出生率,究竟是由于华人的“中国性”的决定,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更现代化的文化环境中。巴巴人比别的马来西亚华人更接近于马来人。因为他们在家里讲马来语。

二 泰国

(一) 历史背景

中国人与泰国人之间的交往始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比在马来西亚更复杂。有人认为,在13世纪,中国的商人在暹罗湾和克拉地峡建立了市场。在近800年的泰国历史中,华人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合在一起。

1253年,南诏政权垮台以后,在中国和泰国之间的陆路贸易和海上交通开始衰落。两国通过云南陆路和广东海路与暹罗的交往在那时也减少了。郑和七下西洋时曾三次(1407年、1409年和1413年)在暹罗停留。在同一历史时期(1403~1424年)泰国派22批免税使者到中国。

按明史记载,第一批到泰国的中国移民在16世纪末,当时两千福建人在帕塔尼(Pattani)建立了生活区。

（二）人口

帕塔尼在泰国南部，按照荷兰资料，这里的华人在17世纪早期，其数量便超过马来族和泰族人。1980年普查时泰国人口为4 430万，而据统计，1985年有450万华人，1990年有550万，估计到2000年，华人将达到640万。

与马来西亚比较，泰国有更多的华侨。1960年，泰国华侨是41万人，现在估计不到30万。因为按照泰国法律，他们出生在泰国的后代，官方允许成为泰国公民，一些学者称他们是华人。从历次普查资料中研究华人口是不可能的。因为混血的华侨、除非他们不是泰国公民，一般被包括在总人口数字中。实际上，这些混血华侨有双重身份，在泰国很久以前，泰国的民族同化便已开始。到本世纪末，目前统计的600万混血人将可能是900万。另外，目前华人的年增长率是2%。还有，泰国人的死亡水平二战以来一直在有规则的下降。可是，没有关于华人这方面的数字。

关于性别比（男：女），1937年和1960年，华人是1.9：1；二战以后，降至1.4：1。1920年，中国妇女开始来到泰国，与华人男子结婚。而今天，从中国带到泰国去的新娘则很少。性别比在华人与泰人通婚家庭中的第二代开始出现平衡。华人丈夫是主要的调整者。

在泰国，半数的华人生活在曼谷和中部地区。在17世纪下半叶，约1万华人居住或围绕阿于撒牙（Ayuthaya）地区定居。据统计，在17世纪，泰国南部还有一个华人主要集中地，他们占泰国居民的1%。在19世纪，曼谷西部地区，有大批华人居住。1980年，泰国整个人口的32%住在中部地区。如果说本世纪初所作的统计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就有60%的华人人口居住在中部平原，据说有200万人。在曼谷，潮州人是占统治地位的方言组织。要掌握每一种方言组织的确切比

例是很困难的。按照皮货商人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分出下面几种语言组织（见表4）。

表4 曼谷华人来源构成

来源地区	比例(%)
潮州	50~55
客家	10~15
海南	10~12
广东	8~10
福建	5~8

（三）中泰文化方式

这一部分将通过不同的方式研究泰国华人团体的文化而不是对文化与人口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

1. 传统文化方式建立在深层的中国文明结构上。这种中国文明的扩张以在特殊条件下所表现出的性质为媒介而扩展开来；

2. 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由在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提出来；

3. 民族同化问题在泰文化系统中产生的作用。

当然，在泰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归纳成三种模式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状况。马来西亚的多元方式并不适合泰国社会。泰国的华人只占总人口的10%。并且他们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比在其它东南亚或亚太地区国家更易融合于当地社会。

按照韦伯斯坦的观点，文化的保持是通过发展知识和提高道德能力，特别是通过教育手段来取得的。沃太睿(voltairee)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智战胜迷信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曼谷和香港的中国人不崇拜上帝。在这两个城市的华人房子外面，人们可以看到“门神、土地、财神”的红色牌位。在日常生活中，传统可以在房子、中国式的服饰和中国饭菜中看到。华人对从中国输入的货物和食物的依恋是很有意义的。

在曼谷，更使我们感兴趣的事实是，每年

年末中国春节时，将演出潮州剧。

还有更古典的传统，在中国南部，家庭和亲缘通过家庭与亲戚和宗族仍密切关系体现出来，可是，二战以后，传统的华人社会组织在亲缘方面被认为已经减少。

中国的复杂的家庭制度要求青年男女一般在同一方言组织中婚配。我们已经知道，只是在1920年后中国新娘才开始来到泰国。里查德·巴沙姆(Richard Basham)研究发现，70年代，6.0%受教育较多和76%受教育较少人有近亲结婚行为。第二或第三代混血妇女与华人男子婚配的情况很多。在泰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人们研究发现，60%的婚姻在华人之间进行。同时发现，华人妇女与泰族男子结婚者不到20%。

父系及阳行，即男性原则。和阴性，即女性原则之间的对立保持在巴巴人的观念中——甚至在饮食中。

在泰国，父系及阳(男性原则)和阴(女性原则)的对立要保持在巴巴人的哲学中、甚至表现在饮食中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来说这花了许多世纪才有一个泰族家庭名字。也因为泰族的亲属系统本质上是双向的。

更为重要和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因素是教育，它一直被作为保持华人一致性的重要工具而得到广泛承认。二战以后的1946年，华人受教育的自由被剥夺。15岁以下的儿童被迫接受暹罗语教育。传统方式在哪里呢？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建立了稳固的组织。可是，第三代人除了很少一部分在华人学校读书外，其他则被鼓励加速进入泰族社会。如在曼谷一所华人学校，1960年有2500名华人学生，到1989年降至1500名。

在泰国，通过教育方式来同化华人确实是事实。可是在研究混血人的同化方式之前，还需注意一个中间过程。

我认为在泰国的云南人的文化地位值得重视。这些云南人可以说是泰国少数民族中

的少数民族，类似于马来西亚的巴巴人。与潮州、客家、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华人团体相比，他们的人口数量并不占有什么地位，然而巴巴人的马来语比其他华人讲得好。泰人称泰国境内的云南人为Haw，而不象别的华人方言组织那样，被作为混血人。这些云南人也不象曼谷的潮州人那样对泰语有较多的了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上个世纪迁移至清迈的华人穆斯林还未被泰族同化。

一些人类学家，像安·马克斯韦尔·希尔(Ann Maxwell Hill)将这些泰国云南人分成几类，如傈僳、瑶一苗。可是事实上，这些云南人是泰国真正的华人。因为他们的狭小的居住区位于泰国北部的小市镇，远离华人中重要的中产阶级和大城市贵族，所以在对泰国华侨一般研究中，这些人常常被忽视。

这些云南人是往返于中国、缅甸和泰国之间古代陆路贸易商人的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后裔。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同化。同化主要在皮南王的亲属和关系系统中完成。

在15世纪以前，移至暹罗的华人上层被封为贵族，并给予官员职位。对于一般人来说，普通的同化还包括他们被吸收进泰国的社会文化系统。老皮南王的政治和文化结构还被建立在从印度的阿萨姆到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并且构成下面的社会：缅甸、老挝和西双版纳的Dailuo。在泰国，这些人作为泰族人，在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只讲暹罗官方语言，并且是小乘佛教徒。许多华人不能讲华语，甚至他们自己的方言也不能讲。按照华人资料，在泰国现在的华语学校不到两千个；相反，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却有一千多所专业学校。

泰国华人中国特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处在泰国社会的关键地位。1932年以来，8位总理都是混血人。立法院中有1/4的成员是华人后裔。在泰国，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

用这个事实作说明,1975年在泰国从150名一流人才中评选出8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其中6名是华人。

语言和教育是相关的。华人的受教育水平逐渐改进,并且这种趋势二战以来特别突出。上述改变一直发生在未被充分注意的语言教育中。一战前,在泰国的华人妇女一般都是文盲。而在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却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信仰佛教的华人妇女在华人进入泰国社会的同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许多华人和泰族人的共同宗教是佛教。即使在华人中对来世佛有较淡漠的观念,然而这种理解同一信仰的过程是对新的文化整合的开始,一种对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共同信奉态度的动力。对于华人来说,泰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华人的商业关系方式中优秀的东西得到比较好的结合。这种关系模式之一是与经纪人、贸易商人、店员、船员相联系的复杂的行为组织以及其它方面的管理。另一个事例是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产生于当代广东省那种联系农民与小城市商人的网络。

斯金纳(Skinner)注意到,上层华人中的7%,其母亲是泰国少数民族。然而,这个比例并不足以表明皮南王的亲属系统仍然存在于泰国华人社会中。

三 结论

泰国和马来西亚华人中的传统色彩确实较以前减少,以至其礼节和仪式的重要性也开始衰退。另一方面,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在下降,要指出“文化疲劳”间的任何关系是很困难的。可是泰国的华人的死亡率正面临着一个双重问题却是事实。即它的人口长期稳定、双重的平等的困境。通过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协调可以导致华人在21世纪与泰国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可是通过社区团体组织和华人商业组织的关系将起抵制作用。在马来西亚,首先是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社会;第二,他们(马来人)主要生活在农村,而华人主要生活在城市。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方式有更多的共性,即使在三个主要方言组织福建、客家和广东人之间有不同。(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参考文献

- BASHAM, Richard.
1989 "Assimilation of Minorities in Thai society". Working Paper.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1p.
- BLYTHE, Wilfred,
1969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iv+566p.+4maps.
- CLAMMER, John R.
1980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v+168p.
- COUGHLIN, Richard J.,
1960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xiii+222p.
- NONINI, Donald M.
1989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a West Malaysian Market Tow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Ann Arbor, Mic., UMI, xiii+390p.

(下转封底)

(上接62页)

Penporn TIRASAWAT

1984 "Thailand". In: SCHUBNELL Hermann. *Population Policies in Asian Countries*—Hong, HKU 98-117.

.../...

PHILLIPS, Herbert P.

1975 "The Culture of Siamese Intellectuals". In: SKINNER George (ed.).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Thai Society*. Ithaca/London, Cornell UP, 324-357.

PURCELL, Victor.

1980 (1951)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VI+623p.+2 maps.

SCHUBNELL, Hermann (ed.).

1984 *Population Policies in Asian Countries, Contemporary Patterns, Measures and Effects*. Hong Kong, The Drager Foundation/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KU, xiv+681p.

SKINNER, George William.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xvii+459p.

1967 (1958)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N.Y., Xvii+363p.

党政干部接受人口教育的必备读物

《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将出版

为了系统地在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以增强对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及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掌握。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的积极支持下,由国家计生委宣教司主编的《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8月底将由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在分析我国人口国情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作法,可作为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开设人口教育课的教材,是各级领导干部和计划生育干部了解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必备读物。欲购此书请与中国人口出版社发行部联系,各地新华书店也将发行此书。

中国人口科学 (双月刊)

一九九一年第4期

总第25期

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电话: 5137744转3146

邮政编码: 100732

主编: 田雪原

编辑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研究所《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

印刷者: 北京市昌平县印刷厂

发行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

究所《中国人口科学》发行组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043 ISSN 1000-7881

8月1日出版

定价2.40元